

夷

堅

志

年二月二十八日野處老人序

夷堅支乙目錄

卷第一十一事

王彥太家

張四妻

定陶水族

朱琪家兒

顧端仁

聶公輔

董成二郎

管秀才家

馬軍將田俊

翟八姐

吳太尉

卷第二十二事

大梵隱語

茶僕崔三

羅春伯

楊証知命

黃若訥

吳虎臣夢卜

黃五官人

邵武試院

涂文伯

王茂升

周氏三世科薦

黃溥夢名

卷第三十五事

安國寺僧

劉氏僦居

景德鎮鬼鬪

徯山一即

余榮古

余尉二婦人

董緯兄弟

周狗師

妙淨道姑

龍漩窩

小隱蛇

朱五十秀才

諸胡生

洪季立

彭婦棺

卷第四 十事

衢州少婦

人遇奇禍

小紅琴

優伶箴戲

葉氏庖婢

三朵花

焦老墓田

再書徐大夫誤

劉氏女

李商老

卷第五十三事

張小娘子

張花項

顧六耆

南陵蜂王

楊戩館客

譚真人

傳選學法

趙不易妻

東湖荷菱

紫姑詠手

秀州棋僧

黃巢廟

一年好處

卷第六十四事

建康三孕

羅伯固腦瘤

閻義方家雷

茅君山隱士

因揭尊者

英州野橋

單于問家世詞

貞揚琴侶

合生詩詞

了真應夢

永悟侍者

廣福寺藏

復州防庫犬

夷陵嬰兒

卷第七十五事

岳陽呂翁

張二丈夫

彭氏池魚

姚將士

澧州判官

臨江二異

朱司法妾

弋陽女子

勸善大師

荆南猴鼠

陸荆門

桂巖鷲獸

潘璋家僧

喻氏招醫

王牙僧

卷第八十三事

湯顯祖

水陽二趙

陳李冤對

嚴州女子

徐陵南請大仙

南陵美婦人

胡朝散夢

楊政姬妾



宜興官人

張元幹夢

駱將仕家

陳二妻

江牛屠

卷第九十二事

宜老老人

宜黃丞廳蛇

宜黃縣治

張保義

九梁星

前山樓頭蛇  
宜黃青卷

鄂州遺骸

全椒猫犬

王瑜殺妾

徐千三官人

普靜景山三異

卷第十十六事

趙主簿妾

王尚書名紙

何氏魚子

桂林兵

梁主簿書院

一明主簿

黃講書禱子

劉堯夫

劉暉做官

王姐求酒

張詡夢名

吳中小經

陳氏貨宅

楊壽子

陳如墳

傅全美僕

夷堅支乙目錄凡一百三十一事

夷堅支乙卷第一十一事

王彥太家

臨安人王彥太家甚富有華屋願指如意忽議航南海營舶貨舟楫既具而以妻方氏妙年美色不忍輕相捨久之始決行歷歲弗反音書斷絕當春月杭人日游湖山方氏素廉靜獨不肯出散步舍後小圃舒豁幽悶經花陰中逢少年衣紅羅裳戴蹙金帽肌如傅粉容止儒緩窺於密處引所攜彈弓欲彈之方氏罵之曰我是良家以夫出年多杜門屏處汝為何等人擅入吾後圃且將挾彈擊我一何無礼如是少年

慚懼擲弓拱手揖而謝過方正色叱之恍然不見方  
奔歸呼告群婢覓神宇淆亂力憊不支迨夜半少年  
直登堂方趨走欲避則伸臂挽其裾長數丈余群婢  
盡力援奪不能勝遂擁升榻與款接自是曉去暮來  
無計可脫心所欲物未嘗言不旋踵輒至方念彥太  
殊切報于親故招道士行五雷法仍設醮又擇僧二  
十輩作瑜珈道場皆為長臂捶擊莫克盡其技後數  
月少年慘蹙語方曰汝良人自海道將歸矣如至家  
相見時切勿露吾事苟違吾戒必害汝汝知吾神通  
否雖水火刀兵不能加毫末於我也未幾王生果歸

方垂泣曰妾有彌天之罪君當即斬我以謝諸親王  
驚問故具言之王曰是乃山精木魅吾必殺之乃藏  
貯利劍以俟其来一夕儼然而至王拔刃襲逐中其  
背鏗鏗若金石声化為白光熠煜亘數丈衝虛去其  
後声滅響絕王夫婦相待如初

### 張四妻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肩擔為業其妻年少在輩流  
中稍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  
佻捷四傍無人語妻欲與姦袖出白金數兩為賄妻  
因就之荏苒頗久張婦密聞之詐語妻曰我又將往

池州旬日乃可回妻益喜以為適我頭逼暮張潛反  
室持短矛伏戶側夜且二鼓見白衣從窓檻越入迎  
刺以矛其人啣啣作声奔而去視矛刃有血及細白  
毛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妻  
妻始肯言所見即具一牒述始末如供狀式詣道士  
混元法師董中甫自訖董依科作罩法至張舍發符  
拱立以俟少頃有大鷹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  
觀者闐溢俄飛落古溝中徑搏巨白鼠啣擲于前董  
命沸油以烹之怪乃絕

定陶水族

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  
鼈之屬鬻以贍生虜亮正隆二年中春女真人阿失  
里為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幘皂鞞革帶握手板入謁  
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茫不幸為細  
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他人將使無噍類矣願賢  
令尹慈憐少加禁止則恩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夢  
中諾之而不暇扣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  
曉測明夜復夢遍詢吏士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  
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邊相率什百為群脫衣入  
水網箕羅取數倍常日忽曠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

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摧壞岸  
澌冷氣慘烈逼人皆捨奔所獲爭赴平地已為巨物  
攫挈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衆始悟邑宰之夢自是  
無復敢漁

朱琪家兒

下邳朱俊者習武事從韓蘄王軍為探報司統領與  
虜騎戰於沐水上死焉朝廷錄其忠命長子琪以官  
時下邳已陷琪在宿豫倡朋儔未歸江淮都督府補  
為忠義軍偏將嘗乘間入海州既而失之坐罷處散  
秩琪一妾曰喜奴懷妊六七月嬰兒啼於腹中盡駭



怪數日後能語言至或笑或泣或厲聲呼父母及其生齒髮畢備形模可愕見者疑非吉祥次年琪遂應羊舜韶海道之奉事不濟與其徒開德郭世與輩皆死亦以恩得延賞乃名此子曰忠而與之官不知其後存亡也

### 顧端仁

顧端仁秀才本河北人後從父海來南居於錢塘修文巷未娶妻一日會食堂上恍恍間見一少女顏貌光麗從外入徑造其前奉手掩食器歎啐嚼而莫能二親疑焉問其故託以他事隱弗言蓋已墮溺色愛

自是鬱鬱不樂殆如癡人而女子每夕必至嘗獨行  
西湖畔遇之前攬袂笑曰子念我乎願作怒叱之曰  
汝乃邪鬼爾何念之云女曰何由知我為邪曰適視  
汝行晝日中而無影非陰魅而何女曰子既有疑心  
試相隨詣四聖觀遂携臂而往泊入觀門忽不見盤  
泊良久而出則立於道傍願誚之曰汝畏四聖其邪  
可知女曰子未悟茲理邪貞聖亦婦人爾願曰何謂  
也曰道經不云乎太陰化生水位之精各大笑復同  
塗往來人訝其獨行語然無敢問須臾解逅友人張  
仲卿女又避匿願始以告之仲卿曰姑置鬼事且同

飲酒於是往旗亭酌飲仲卿歌杏花過雨詞畢女不知從何來已坐顧右顧生命置杯添酒仲卿無所覩喫唾不已仍罵頽以為挾罔兩俱行徑舍去報其父父驚惧俟其還家率之投閉門黃法師黃持法罕出故有此稱黃曰此為妖孽所憑必猛精也明日當為誅絕先書二符授之其夕女不至迨旦黃又與三符使佩其一焚其一以一榜於門遂絕不復來經數月因送喪車于菜市門外歸仁寺女踰牆而入咄曰汝太情無使黃法師害我今三符在我手展示之頽曰此非吾之意迫於父命耳女曰汝若不說父何由知

我我亦不怨汝但從吾行才到市橋顧遽跨欄赴水  
適有草在下急極之獲免詢其所以曰但見美人相  
引造一宮宇赫奕如玉居正擬從游而為諸君喚回  
殊為耿、不料兇淪幽趣救護余生思有所自矣然  
浸抱迷疾少時而殂

聶公輔

聶公輔博州高唐縣人家本南劉鎮徙于北郭富有  
倉箱之積性好鬼神凡有所往無論路遠近事大小  
必扣諸神神以為可則行不可則已又酷信巫祝奉  
淫祠尤謹敬歲月滋久禱請多不驗於是懈怠之心

生翻成毀悖堂以六月正午坐堂上僕妾在傍忽聞  
訶叱声注目凝視見數少年黃衫小帽玉帶綠鞵振  
袖過庭下人物才尺許而歷歷可觀聶震駭呼家衆  
悉至所覩儼然皆驚走出外少年者冉冉騰空駕雲  
顧從吏以線一縷繫通紅炭一挺長三尺置於屋上  
其去稍遠聶僕升梯取之炭洞赫不可響迤而一線  
線自若結此後百怪競作中夜車馬憧々蠟炬旁羅  
照耀奪晝鄰里聚觀如織殊不為止雖邀善法者考  
治莫能絕擾、累月聶不勝愁撓遂得疾竟至不起

董成二郎者居楚州北堰蝦蟆卷以商敗斛斗自業  
賦性險僻而面狀冷峭有不可犯之色里巷無不惡  
之紹熙庚午歲夏五月陰雨大作董正坐中庭方具  
飯天氣陡暗霹靂一聲火光赫然竟有巨物墜地視  
之乃一大甕高三四尺上有二竅空洞形如耕犂之  
偃土者在坐側尺室褫怖亟邀道士建醮以禳之自  
是得氣疾不能食奄、半歲一夕月下見白鵝其大  
比常一倍從砒間飛入房中妻執炬訪求無所覩而  
董以此時殂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于皂前覆  
以甌敬驗死者所趨旦而奪之二鵝足跡儼立于灰

上皆疑童墮畜類其家日以淪敗妻女至為倡云

管秀才家

信州永豐縣管村皆管氏所居淳熙七年秋有怪異於某秀才家幻變不常或為男子或為婦人拋擲磚石占據堂宇汙穢床席毀敗什物不勝其擾喚巫師驅逐弗効又命道士醮禳復邀迎習行法者各盡術追究雖即日稍若暫息迨去則如初前後若是者屢矣管益患之乃多萃道流設壇置獄劾治甚峻群怪不為動厲聲詬罵於室中曰汝斃個村漢討錢足了我不怕汝皆知其不可為相與謝去久之化一美女

夜造僕夫寢處欲加銜惑僕知為魅也而庸奴貪色竟留與接凡歷數夕極綢繆婉孌之疑然終慮其致禍陰磨利刃以待之迨復至尽力斷其首携出外呼告衆曰我已殺鬼管氏之人爭來觀看蓋一大狸也

### 馬軍將田俊

臨安步軍司錢糧官公解淳熙中為崇孽所擾不可居遂廢為馬院第二將下田俊常隸宿其間一日群輩盡出俊獨留繫所乘馬於廡下且取隨身衣物貯於小篋挂梁上以防草竊方解衣將寢忽一鬼朱髮青軀高七八尺自外入解其馬絆俊大叱之鬼捨馬



趨寢所俊怖甚欲趨避而無路可投鬼捽俊髻至寨  
門呼闔者啟闔者曰統制約束軍門不許夜開兼已  
下鎖了鬼曰汝不開門我自從門上過即挾俊騰空  
出至西湖畔方家谷龍母池邊大木下自坐盤石而  
寘俊股上沃池水濯洗又搨泥塞其口若欲啖食俄  
一老叟白帽方杖策來咄鬼曰汝陰下小鬼輒欲恣食  
生人豈不累我紛爭不已叟牽杖擊之鬼搨杖與相  
拒良久叟力不能勝拄未決復見一長僧貌古怪  
頂僧袈帽持錫杖擊鬼始弃而鬼竄俊時裸袒無衣  
叟命取其所服者須叟而至皆篋中物也俊未暇致

謝叟與僧俱不見矣明日院衆失俊遍尋訪之得之於昨夕水次扶以歸病十余日乃愈寨內由此建立僧伽塔相而奉事焉

翟八姐

江淮閩楚間商賈涉歷遠道經月日久者多挾婦人俱行執炊爨薪水之後夜則共榻而寢如妾然謂之媼子大抵皆猥倡也上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於廬壽之地每歲或再往來得車媼曰翟八姐翟雖為女婦身手雄健膂力過人其在塗荷擔推車賴肩繭足弗以為勞壯男子所不若也性又黠利善營逐什一

買賤買貴王獲息愈益富錙銖收拾私所蓄藏亦過  
千緡密市黃白而更無姻眷年且四十歆謀終身計  
王客狡詐大駟也雖醜鄙其色而以財貨動心誘之  
為妻翟罄橐中物畀付他日將渡江先一夕同宿旅  
舍未旦先起挈裝賫登舟趣解纜及翟至水濱其去  
已遠悲慟移時念進退無門逕赴水死王遙望見焉  
良自以為得策遂歸故里治生業建第宅以居奉養  
移時其舊有二子稚甚敏悟正戲舍傍一僕宿怨其  
父操刀盡殺之自是家內怪異見婦人軀幹絕偉儼  
類翟氏導群鬼嘯妖或中夕擊鼓鐙金千態万狀室

中几格器皿羅列于庭長子頗憤怒命術士治之不  
息肆言呼天迨于謗侮因醉毆人死貸命黥配嶺南  
獨次子在又與衆不逞為腹心交杯酒忿爭亦為所  
害王衰頽愁苦而終妻貧嫠餓死暴尸不克葬屋廬  
入于宗人之家

吳太尉

觀察使吳越河北人從韓蘄王為大將乾道中知楚  
州都統淮東賦性慤直而不與人作怨仇庚寅歲自  
京口遣駛卒李文往錢塘文還至常州之西境遙見  
旌旄塞道如戎帥威儀趨避路左忽聞人呼其姓名

文匍匐再拜仰視之乃使主太尉也笑問路旁備至  
文曰不審太尉欲何往得非奉詔入朝乎曰吾被上  
帝命差充平江府崑山土地即日赴任汝速歸為傳  
語宅中說吾路上安樂一行人都平善教衆宣贊各  
向前又命從吏持官券兩千犒文作路費文謝退兼  
程而行及家則知吳已下世數日矣方悟初見皆陰  
兵云此卷朱從龍說

夷堅支乙卷第一

夷堅支乙卷第二十二事

大梵隱語

常熟縣寓客曾尚書下世已久有四子淳熙元年春  
夢告其長縣丞曰我被天符為福山嶽廟土地方交  
承之始闔府官僚當有私覲禮不可廢吾東書院黑  
厨內藏佳紙數千張可盡以付外染黃印造大梵隱  
語敬焚之母忽吾戒丞既竟未以為然又見夢於仲  
子仲以扣所知鄭道士曰大梵隱語是為何經文吾  
不識也鄭曰此乃度人經之末章取示之仲笑曰無  
甚緊要顧何足為冥塗助亦不肯用父言已而叔李

同夕感夢二子嗜酒荒怠畧不經意邑有陳秀才素游曾公門夢尚書至怒罵諸子以不孝欲愬於

上帝痛治之陳不待旦趨往告猶且信且疑至三月二十六日邑人群詣庙下曾之季子與三四少年縱觀行經西廂遇一婦人絕美注目諦視乃尚書也凝立庭下顧兩鬼捽仆地剥其衣叱曰不孝子尚敢來此四傍往來人皆見季呻呼楚痛苦不可堪主庙吏炷香為致禱命左右送以婦迨反室昏無知所舍中百物皆無故自相觸擊必碎乃止明日縣丞邀法師陳國潛至家使施法禁禦逐陳召集將吏測問曰非

崇也乃尚書公以四子違命請於天而罰之陳令排  
備酒饌設席堂上祝而祭焉家人悉見亡靈出現與  
陳對席陳懇祈數四於是得釋季良久而寤汗流遍  
體盡以所見為三兄及陳言之即日印此經五百本  
焚獻謝過

茶僕崔三

黃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  
夜已扃戶具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為誰曰我  
也崔意為主公急啟門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  
曰娘子何自來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吾



只是左側孫家媳婦因取怒阿姑被逐出終夜無所  
歸顏寄一宵崔曰我受傭於人安敢自擅女以死哀  
請泣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四傍一隅授以席使之  
寢久之起就崔榻密語曰我不慣孤眠汝有意否崔  
喜出望外即留共宿鷄鳴而去繼此時、一來崔以  
人奴獲好婦愜適所願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曰汝  
月得顧值不過千錢當不足給用袖出官券十千與  
之其後屢至薄助崔又益喜兄崔二者素習弋獵常  
出游它州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旬余女不至崔思  
戀薦切殆見夢寐乃吐情實告兄、曰此地多鬼魅

慮害汝命宜速為之。苗崔曰：弟與之相從半年，且賴渠拯恤，義均伉儷，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絕跡何邪？崔曰：正以兄弟妨嫌於禮，不可。兄曰：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由樓梯而下。兄是晚捨去取獵具，捲罔數枚，散布之。抵暮，乃俯伏于隱所。三更後，憂然有聲，急篝火照視，得一斑狸，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也。剥其皮而烹，其肉崔慘怛，悽淚不能勝情。異日，獨處室中，覓異香，馥郁女已立燈下，大罵曰：吾與汝恩意如此，無數濟汝窘乏，何為輕信狂兄之言？幸吾是時未離家，僅殺了一婢壞衫。

子一領而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為，吾不恨汝。遂駐留如初。至今猶在右二事。朱從龍說。

羅春伯

羅春伯，點撫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僦館于邑人吳德秀家。受業者素革，吳夢館之。西偏有物類，狗起於芭蕉叢下，已而兩角，巍然奮身，飛躍歷舍東，升于天光采粲然，照耀遠迹，遺鱗脫甲，委墜滿地。方審為龍也，覓而喜，徧以告人，不知為誰。祥應比秋試，獨羅中選。其所居正在芭西，未試前，與一友同行，占響卜約以首語為友證。次者為羅證，約方定，聞路人回顧曰：來

不得友即失色又有相謂曰桂枝香盖用四平語呼其侶共歸也是歲友黜羅次年廷策為第二人初名維岳字伯高肄業於郡城西南之別墅夢報榜者至名乃點也遂更之以乾道戊子獲鄉薦又夢到官府閱金書扁榜中有兩李登科四遭薦達八字竟兩到省闈兇魁多士春秋四十五超佐樞庭然未兩月終于位所謂四達之兆茲未能曉

楊証知命

臨川楊漢卿幼年習童子拳無所成名侵尋弱冠夢人自門呼曰楊証也做官竟而自喜適淳熙庚子秋

試遂書同音數字信手拈其一得証字即更名而是  
科果中貢籍明年擢第証素能談命所見出它術士  
意表是時東赴省數與同塗樂紹先曰言吾必登科  
正恐死不久脫或下第庶可少延然為功名之心所  
驅卒入試、罷還家夢促裝復東恚曰吾跋涉千里  
息肩未幾而又行役其何以堪毋釋之曰我為汝辦  
輜乘以往勿憂也俄而捷音至証又思如傾河日能  
作万言廷對前忽因目赤痛僅得成章而出鄉人之  
善者相為惜之迨唱名墮于末甲才壓一名待銓竟  
調潭州善化主簿湏次及到官只數月而卒

黃若訥

黃若訥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中塗貪程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滿其間無可棲泊之地黃謂主店者曰昏暗如此欲前進不得苟不見容納將使我安之耶主者不得辭旋空一室與之處室距主翁家不遠翁夜夢黃龍外至以爪抉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而起訪焉歷視十數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為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之姓黃益自信戒僕俟盥櫛畢具茶湯詣之為話宵夢乞誌之于壁黃固心

喜然亦不敢率爾力拒卻弗聽翁退復遣二兒來皆  
儒衣冠度不可已乃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  
遭黜或人云龍雖貴證尚爾沉鬱蓋未即日騰躉飛  
天也黃失意留連舍于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李  
先生者道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南曰好命只是事  
遲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慮尊府君恐有不測宜  
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聞南語瞿  
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仲冬父果卒黃當免奉可應  
庚戌試而正月在禪制中計無由可及會有旨以首  
春雪寒恐遠方布衣來者愆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

兼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吳虎臣夢卜

吳虎臣曾博聞強識知名江西為奉子日謁夢於仰山歆知科第遲速其夜夢紅袖女子執板而歌竟而不能省憶但記一句曰尋春不是探花郎是後竟不第而以獻書得官吳奉紫姑神甚謹每言事多驗邑人吳仲權鎡將調官請扣所向箕箸既具但畫龍與羊各數四虎臣曰龍者君象羊者仕塗祿料也子必



然面君登朝矣仲權曰鑑乃一選人名位甚卑安得有此望虎臣曰曾以布衣猶被召對况於已在簪裳之列乎神言有證當不謬矣仲權私謂辰未年或可奮發及赴部乃注龍陽丞

### 黃五官人

紹熙辛亥歲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之曰倩汝送與黃五官人農對曰本鄉秀才姓黃第五者非一不知將與誰道人曰某鄉某巷居者是已既覓茫然不曉其旨亦不為人言翌日採薪于山果得錢蓋俗工所鑄符篆相屬者猛憶夜夢雖異之而

未暇持送次年壬子將逼秋期試復夢前人告曰吾  
向時託汝送錢與黃五官人何得遺忘當即送之若  
不如吾戒必加禍於汝農驚惧而寤四体洒淅若被  
疾然悟此錢為祟送往彼處所謂黃生者名竑捧接  
之甚喜謂青錢中選而神龍變化也未幾赴府請解  
竑習春秋已為考官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包履常得  
其論卷愛之歆寘諸待補小榜令均前後兩場草卷  
參讀見首場經義批抹數條十不可復收乃携謂本  
考官共議將令再謄錄其人閱對所黜義大悔前失  
而當在薦級者已定包曰奉人灯窓勤苦一戰殊弗

易亦可深惜其人曰前以所見一時謬誤致爾非君見臨幾失一士過不憚改違恤其它遂取已入等者摘其疵病寘于待補之冠而以竝居第三竟登癸丑第

### 邵武試院

淳熙十三年秋八月邵武解試十五夜謄錄院遺火奔子文卷亦多被焚藝明日入試者相率共治群胥簾內亦令捕捉皆奔迸隱處或踰伏梁上至夜不敢喘俄見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携當三錢二十餘遍歷試案時有喜色輒寘一錢於案頭而去既畢

持杖繞廊擊諸坐人之不得錢者或身仆或筆墜而  
牽子了不覓吏自念其非得錢者預薦而遭擊者當  
黜乎因默誌其平日所知識十數人以為驗迨揭榜  
果與所料同然則名場得失當下筆作文之時固有  
神物司之于冥之中無待於考技工拙也

涂文伯

宜黃涂四友字文伯幼喪母其父光不再娶與四友  
及長子四岳皆清居陋巷茅簷蕭然自足紹興庚午  
之春四友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乃金  
字題詩兩句曰秋牽君須中危料子必登又引左手

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既寤以白父兄  
是歲秋闈榜出果中選郡人杜李諭遣媒妁來議欲  
妻以女資裝殊不豐悟夢兆先告即就其約遂登辛  
未科仕至柳州守與杜氏偕老焉

王茂升

王益字茂升崇仁仕人也紹興庚申與其兄茂謙盈  
祈夢于仰山廟夢人語之曰君姓名不在張九成下  
竟而甚喜謂異時科第巍差當如張公既獲薦以壬  
戌春赴省是時貢闈在下天竺寺暨入試其設案處  
有前人題名張九成三大字適當左右意必符昔夢

愈益喜然是歲乃不利蓋神所告但指坐次云初茂  
升父國光尚賓嘗夢空中挂巨榜一人從旁言曰此  
君家子孫及第時賦題也杳茫髣髴不可盡覩僅識  
其末一美字乃諭子弟凡美字可作題目者皆當牢  
籠又作適堯舜文王為正道論意若未愜更易者數  
四茂升蹭蹬至丙子歲旦得開元一錢於道中光潔  
可愛私念曰吾今年當免奉而以元日得錢豈省場  
策問及此耶於是精考錢幣本末廣為之備丁丑到  
省其賦曰兼聽盡天下之美論題正昔日所作策首  
篇問泉貨遂登科國光茂謙前此擢第矣父子繼踵

為儒家所歆豔惜其宦塗不大也

周氏三世科薦

撫州懷仁小邑也士人獲鄉薦者前後唯三人而皆出周氏曰召字彥保其子曰龍章字冠卿孫曰孝若君孝若初名某淳熙丙午春夢報榜者至以杖荷席囊声喏拱立于右階之所既揭榜乃不在選中友人袁公輔夢有送解帖两道至其一為袁世成一為周孝若且託袁致之於周所袁以語周己酉秋闈皆易名入試遂俱薦送而持榜惡少衣裝牽止與所立處儼同昔夢無小差

黃溥夢名

崇仁黃溥初名某久游場屋淳熙九年秋七月夜夢  
報榜人至亟出視之惟著燕服不類走率狀而二兄  
皆白袍列立黃詢仲兄曰得者為誰曰汝也名為何  
曰溥夢中不曾問若何書字旦而識諸壁念同音非  
一莫知所從擬欲用普字而未決冬十月宜黃李元  
功來訪之喜而語曰疇昔之夜夢人持解榜報予長  
子預薦書崇仁唯得一人黃姓而名從水黃私自賀  
曰李君之夢豈造物欲贊吾溥字之疑耶次年更此  
名請奉遂中選李之長子果同升云

右十事臨川劉  
君所記夢兆錄



夷堅支乙卷第二

夷堅支乙卷第三十五事

安國寺僧

饒州安國寺據莊園田地之入資用饒給勝於它刹名為禪林而所畜僧行皆土人相承以牟利自潤僧妙辨者尤習為不善於持戒參季畧無分毫可稱衣鉢差厚寶護之如頭目紹熙甲寅五月以病死臨命之際喉中介介若貪恋不忍捨之狀寺衆在傍觀之知其昏於篋櫃精識混亂所致既絕就斂行者法珍守其柩未及奉焚六月旦日將黃昏珍方爇燭炷香竟左右前後履聲窸窣四顧無所覩頗疑懼焉且二

鼓寐未熟見妙辨從壁畔徐徐而來貌如生時手拍  
供案彈指長吁又往發遺篋周視所貯復闔之繼撤  
闔啟戶旋亦闔之作怒推壁兩堵轟然而推珍大駭  
呼救乃滅亦由是而感疾幾死主僧命厥侶奉柩出  
城焚之而悉斥賣其物為修薦畢怪變始息

劉氏儻居

忠順官王成為饒州指使而卒其妻白氏自故居城  
隍廟西巷徙於牌樓南儻鍾氏即舍先是郡吏李生  
寓焉病瘵癘不勝煩燥赴井死鬼數出空屋為怪鄙  
民多知之劉氏以賃直少且不審前事既徙入便聞

剥啄嗟吁之聲始訪得其故於是取北斗經寘井蓋  
上奉家尽夕不寐明燈待之二鼓後見井蓋自奉起  
一人從中伸兩手攀欄裸出拈經戲弄大笑曰縱使  
是北斗經將如我何復反諸元處緩步往前門咳嗽  
數聲而還劉家人怖惧相抱而坐良久隔窓扯人衣  
裾彈指長嘆盤旋過夜半乃奄由趨井中次夕復然  
劉亟捨去自是無人敢卜居

景德鎮鬼闖

淳熙元年初夏浮梁景德鎮漁者設網於鄱江天色  
亭午景物清和水波不興正往來投餌俄頃迅風大

作冷氣如深秋漁急擊舟趨伏岸澣忽見偉男子百  
餘輩皆文身椎髻容貌魁昂盤旋於渚沙一巨人青  
巾綠袍褐鞞玉帶持金瓜坐床繩指呼群衆分為東  
西兩朋各執矛戟刀刀仗互前開擊其勇如虎格格  
有声久之東朋獲勝退立少息西朋負敗而走悉化  
為牛浮莫渡水東隊鼓譟追襲振搖大空牛既得渡  
縱橫散佚不知其所如是歲近境疫癘從縣鎮以西  
北屋抱疾而東村帖然始悟漁者所見向日爭聞而  
勝者里社之神其奔敗化牛者瘟鬼也

右三事未從  
龍說

淳熙庚子秋余鏞仲庸赴饒州鄉舉還家貢闈未啟  
之前其僕程信夢報榜數人懷小帖云至余知府宅  
才入門又出曰錯了錯了自是搨十一郎耳明日以  
語鏞鏞不樂十一郎者其族子知權雖能作程文然  
學執出鏞下搨者里俗戲相標謔憨癡之謂也及九  
月十日榜至果先訪鏞家徐以為誤而適知權處得  
酒一壺飲竟而持正榜者未乃鏞薦送蓋造榜之際  
偵人例以小舉紙疏士姓名匆匆探牘或預選則絕  
搨為證以故妄謬者多有頃知權未賀鏞慰拊之而  
償其所犒酒

余榮古

樂平余榮古乾道中以歲飢流泊淮上偶得五雷法稍習行之時村落耕牛多病疫往治輒愈頗獲酌謝可以糊口因定居焉淳熙乙巳暫還鄉其族姪知權妻詹氏者父母適如淮地知權與送之妻妻還舍感疾妄言譫語如狂如癡不復省人事乃招榮古視其狀及行法考召蓋詹之先亡也榮古顧曰可縛起病者時卧房內便舉手前向宛若受縛絀使鞭訊則又叫呼服罪徐諭之曰汝是詹家祖先自合隨子孫住處受香火如何敢擅入人門庭且作殃禍吾念汝係

姻親未欲致法宜速去即謝過請釋放許之俄頃間  
病者平安如常

余尉二婦人

樂平余嘉績再娶徐氏携故夫程氏子來為娶婦徐  
氏性嚴急日夜詈責苛峻婦不能堪遂自縊死又一  
婢因為小兒烘鞋火誤熱帛痛遭杖亦縊死後數  
歲當紹熙五年六月嘉績將赴峽州遠安尉庖妾於  
屋末置梯覆醬缶甫登一級失足墜即不作聲但兩  
手執梯舉頭挂梯齒老媪見而呼之弗應就視之面  
色或青或赤痰喘如曳鋸屹然不動扶以歸與湯飲



到曉畧不寤余族子泰亨頗能行符法使之驗治喘  
雖稍定而膏騰如昔泰亨曰是為鬼所祟非我所能  
驅禳也去此二十里有彭法師者精習三坛正法宜  
急呼之於是走僕竟夜邀致篆符噀水步罡誦呪竟  
移時乃蘇言記得綫上梯時見两个婦女來便搦我  
咽喉摔頓于地覺神志迷罔冥隨之去抵大宅庭  
宇高煥堂上鋪設筵席酒器羅列盡金銀也引我入  
厨貯鍋内菜羹與我聞賓客飲笑声甚驩如經一晝  
夜俄外人奔入呼曰天師喚乃得歸始悟二鬼蓋故  
婦及婢也

董緯兄弟

余鑑伯益之女嫁餘干董緯緯赴鄉舉泊舟東湖嘗  
謁余姊壻徐大聲徐往報之董僕辭以出徐望緯故  
在舡上偃然自若以為皆余氏壻已為尊屬而無禮  
如是怒罵極口其人儼若不聞徐還至城門則與緯  
遇相迎揖叙致徐猶懷憤不已但訝其適方坐舡上  
何以能遽來朋黨為言緯兄弟雙生顏狀如一偃然  
者乃兄耳始愧而大笑此與前志所書豫章道人婺  
源行者事甚相似也

周狗師

岳州崇陽縣村巫周狗師者能行禁禱小術而嗜食  
狗肉以是得名最工於致雨其法以紙錢十數束豬  
頭鷄鴨之供乘昏夜詣湫洞有水源處祝祭而用大  
竹挿紙錢入水謂之刺泉凡以旱來請者命列姓名  
及田疇畝步具于疏內不移日雨必降唯名在禱疏  
者得雨它或隔一塍越一塹雖本出泉處其旱自若  
村居方有求時先將錢粟為餉未能辦者至牽牛為  
質及應感則齋錢贖取之周獲所不鮮然但以買酒于  
肉飲啖所居則茅屋一區而已其所刺泉穴或源水  
即時乾竭惧為彼民所抑故必夜往邑宰嘗苦旱並

走群祠了不響答呼周使禱周曰請知縣與佐官偕  
詣某所須携雨具以行恐倉卒沾濡無以自蔽率勉  
從之施法甫畢雨大至臨川眼醫鄭宗說嘗游行到  
岳識其人悔不捐囊裝傳其術也刺泉之法方策不  
載它處亦未之有

妙淨道姑

余仲庸初病目招臨川醫鄭宗說刮障翳出次於舍  
傍徐氏庵廬蓋法當避囂塵以護損處時十一月中  
憇泊甫定立於門遇一道姑負月琴買買然來僅能  
辨衢路向前揖不去問為何人何自而至對曰妙淨

只是餘干人尋常多往大家求化不幸有眼疾見鄉里傳說官人迎良醫到此是以頭見之但妙淨行丐苟活囊無一錢乞為結一段因緣使得再見天日余惻然命僧童引入皂下留之宿時已昏暮將俟旦極視童見之甚喜燒湯與濯足時時以微言挑譴迨夜置榻偕宿明日呼之出鄭曰此名倒睫毛入眶所以不能覩物治之絕易然亦須數日乃可了余語之曰汝是女子住此有嫌汝不過有服食之慮吾令汝往田家僕暫歇以飯飼汝其人笑曰妙淨乃男人非女也余察行步容止語言氣味為男子無疑不欺逆詐

竟喚僕導至彼處徐徐訪之果一男子耳平日自稱道姑徧詣富室或留連十餘夕其為奸妄不一而足至是方有知之者

### 龍漩窩

樂平縣西三十五里地名龍漩窩相傳以為昔有龍從地出陷為汙池不知其何歲年也紹熙歲甲寅七月十八日天大雷雨白晝晦暝人對坐不相覩皆謂昏暮已而廓然開霽日脚銜山視官道傍桑園中一穴氣蓬勃如烟霧少頃有從二里外者至云正見此處一大龍夭矯幾百餘丈騰空而升觀者頸縮驚懼

累日始定以繩數十丈斫石墜入穴中不得所止是  
歲十一月余仲庸過焉聞父老言即詣其所穴口徑  
可二尺許涇水極清澈愈下愈廣猶有白氣出於外  
距舊窩才百步此地去江湖遠而神龍居之不可曉  
也右七事余仲庸說

### 小隱蛇

文安公小隱園在妙果寺南其西偏地勢曩僻久不  
平治蔓莽極目紹熙五年七月二日圃人徐三以正  
午酌水於壑見二犬共攜一蛇大如柱其長五六尺  
蛇回頭反齧其領一犬徑銜蛇頭吞嚼喉間滯礙不

能伸縮復為蛇齧舌遽吐之俄頃犬死其一亦遭毒  
不踰時三者俱斃蛇躡黑花方紋間之遍身生毛茸  
茸然名為鐵甲五步蓋蝮也

朱五十秀才

朱仲山者鄱陽人本憲臺小吏後謝役讀書為士稱  
五十秀才居於上卷紹熙五年八月四日晚風雨電  
光雷聲繞其室甚久一更後聞空中語曰往田頭收  
禾了又有問曰在甚處應曰章田也語畢倏然黑氛  
如曳帛穿西北去光響浸息家人旦起見屋瓦皆破  
碎是時朱乃在莊數日監刈稻妻慮必致天譴邀天



慶道士張在一往禳謝張曰是天滅也吾不敢行午  
後一僕來言秀才昨夜遭雷震死矣朱平生臨財慳  
吝不與人為周旋然未聞顯惡既罹禍酷或疑為胥  
時必有隱慝云其壻陶生在城中聞之奔往視還家  
兩日亦死朱將葬之日送喪者行田塍畔忽遭雷怖  
皆捨而竄伏至十月六日雷復震出其柩妻命僧誦  
經作懺哀祈輒有變異久而未息

諸湖僧

鄱陽諸湖寺僧夜夢人告曰須用三盞水煮過言之  
至再寤而不能曉明日一童持白葦來大如扇曰得

於後山樹下僧喜即命煮之初用水一升許踰時皆乾葦偃然如生又益以水至于三不熟僧忽憶昨夢疑其異物喚童負鋤就斫所生處才二尺見一菜花蛇蟠穴內已死腐而口中猶出氣正蒸薄於上遂成葦傍有小耕甚多村民采食之一日間死者三人寺僧盡脫此一厄夢之靈如此

洪季立

洪烜季立生於元符己卯至紹熙庚子歲年五十八矣六月某日蚤起招館客從姪喬語之曰吾夜得佳夢宜賀我昨夕正熟睡間見神人拊背而笑曰爾壽

數本止於六十八緣近有陰德幽冥所重遂增十年未暇扣其何事瞿然而寤然則吾春秋幾至八十自今以往猶有二十年優游田里可謂無望之福矣喬相與誦歎方擬召親黨置酒為慶是夕鷄鳴時忽得暴疾下迨明日午不起視神告之數乃減十年惡鬼侮人如此喬說

### 彭婦棺

從姪孫侶之婦彭氏紹熙五年八月下旬生子不成而死彭婦得病危甚侶之父以事留金陵陸伯父蒙之為買棺且預漆飾凡為錢百千經旬病少間蒙念

函具留家不祥議轉鬻之以供藥餌費既有王三郎者醉直矣九月七日正午蒙假寐夢老叟長七尺自外策杖來謂曰此器便欲用切勿妄動爾何性急若此萬一不如意倉卒間如何尋覓蒙覺而駭之急遣童問訊則病者勢已變後三日而亡蒙之說